

红日

吴强/著
吴小庆/缩写

★★★
赠读写
达标手册
★★★

教育部指定必读书目
无障碍阅读红色经典系列

一部真实革命战争的史诗；

以艺术形式再现中国革命史上的经典战役；

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、一曲气壮山河的生命赞歌！

红日

吴强/著
吴小庆/缩写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红日 / 吴强著；吴小庆缩写。-- 长春：吉林美术出版社，2016.3

（无障碍阅读红色经典系列丛书）

ISBN 978-7-5386-9911-1

I. ①红… II. ①吴… ②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019918号

无障碍阅读红色经典系列丛书

红日

著 者 吴 强

缩 写 吴小庆

出 版 人 赵国强

责 任 编 辑 陈 鸣

责 任 校 对 常瑞莲

封 面 设 计 南 木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字 数 220千字

印 张 18

印 数 1—10000册

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

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美术出版社

发 行 吉林美术出版社图书经理部
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

邮 编：130021

网 址 www.jlmspress.com

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86-9911-1 定价：26.80元

目 录

Contents /

第一章.....	1
第二章.....	13
第三章.....	34
第四章.....	40
第五章.....	51
第六章.....	68
第七章.....	86
第八章.....	113
第九章.....	138
第十章.....	154
第十一章.....	160
第十二章.....	176

目 录

Contents /

第十三章.....	200
第十四章.....	217
第十五章.....	237
第十六章.....	252

名师导读

敌军开始了疯狂进攻，飞机不停地在涟水城和它四周的上空盘旋，狂轰乱炸。房屋、树木、花草……大地上的一切，都在颤抖。在此如此恶劣的情况下，我军战士是如何战斗的？他们伤亡如何？

这是深秋初冬的时节。高粱、玉米、黄豆已经收割完了，枯黑的山芋藤子，拖延在田里，像一条条长辫子。农场上大大小小的一堆堆高粱秆、豆秸，寂寞地蹲伏在那里。【阅读能力点：采用拟人修辞手法，描绘了农场上的空旷，给人一种萧条之感。】听不到鸡啼，看不到牛群，赶牛打场或者进行冬耕的农民们悠扬响亮的咧咧声，也好几天听不到了。

战争降临到这个和平生活的地方。

一周以前在涟水城下被杀退的蒋介石匪军整编第74师，开始了第二次猖狂进攻。敌人施展了他们的全力，一批批的飞机，从黎明到黄昏，不停地在涟水城和它四周的上空盘旋、轰鸣。炮弹像雷暴雨般地倾泻下来。房屋、树木、花草……大地上的一切都在颤抖。【写作借鉴点：将景物拟人化，突出了敌人的轰炸之猛烈，以及人们的恐慌心理。】

苏国英团八连四班班长杨军和他的一个班的战士们，守备在战壕的掩蔽部里，已经两天半了，一个手榴弹还没有扔过，步枪子弹每人补足了80发，除去昨天上午，飞机飞得实在太低，翅膀几乎擦上了白杨树梢，战士张华峰觉得它过于张牙舞爪（舞，挥舞。形容猛兽凶恶可怕，也比喻猖狂凶恶），欺人太甚，对着

飞机翅膀上“青天白日”的徽记打了一枪而外，大家都还一发未动。

战士们正在对敌人的空袭抱怨着没有用武之地，一颗榴弹炮弹在离他们四五十米的地方轰然炸裂开来，他们蹲着的掩蔽部顶上的泥土“哗哗沙沙”地震落下来。在他们附近，紧接着又落下了五发炮弹。弹药手周凤山枕在弹药箱上的头被震得跌到地上。秦守本的耳朵，虽然塞上了棉花，却仍然感到震痛，他把身子赶紧缩到掩蔽部的里角上去，两只手掌紧按住他的两只耳朵。

“新兵怕炮，老兵怕机关枪。你是新兵？”张华峰忍住笑声，向秦守本问道。

“呃！说实话，机关枪我不在乎，这个‘老黄牛’（战士们对大炮的称呼）我倒真有点心跳得慌！”秦守本回答说。

战壕里陡然紧张起来，五班、六班的阵地上，传出了叫喊声。

杨军伸头到掩蔽部门口外面望望，五班门口躺着两个战士，一个已经死了，他的头部埋在泥土里。一个受了伤，身子斜仰在塌下来的土堆上，两条腿搭在折断了的木头上，头颈倒悬在土堆子下面，杨军认出那是年轻的战士洪东才。六班掩蔽部的外面，三个战士正抬着受了伤的六班副班长沿着壕沟运送出去。杨军的心绪有些纷乱，他的掩蔽部没有被敌人的炮弹打中，他感到幸运；同时，他也感到敌人的威胁渐渐地逼近了身边。“只是坐在这里挨打吗？”他很想带着他的全班，冲到战壕外面去，和敌人厮杀一番。他咬着嘴唇回到掩蔽部里，当他看到秦守本紧紧地抱着脑袋，把身子缩成一个团团，挤在掩蔽部的最里边，敌人的炮弹又在纷纷倾泻下来，他的“冲出去”的念头，又马上消失了。
【阅读能力点：杨军想“冲出去”的冲动，在看到秦守本的害怕时清醒了：敌人火力太猛，战士们不能去做无谓的牺牲。】

“怎么样？”张华峰低声问道。

杨军轻轻地摇摇头。

“五班门口吵吵叫叫的，为什么？”张华峰又问了一句，同时爬起身子，想到掩蔽部外头去看看。杨军一把将他拉住，说道：“把我们的工事再加工！”

战士们听说了邻班的工事吃了敌人的炮弹，同时仰起头来，观察着掩蔽部的上顶是不是牢固。秦守本的两只沾了泥土的手，从脑袋和耳朵上勉强地移了下来，但随即又按到胸口上去。他冷冷地说：“迫击炮弹，三颗、五颗不在乎。榴

弹炮弹嘛，我看，你们不要说 I 胆小，一颗就够了！”

趁着炮弹稀疏，飞机从顶空刚刚回旋过去，他们在掩蔽部的顶上加上了半米多厚的泥土，掩蔽部门口的矮墙也加厚了一些，并且拦上了一棵粗大的树干。

整整一天，依仗着飞机大炮的敌人，前进了三公里。照这样的速度计算，如果还是痴猫等死鼠一般地守在战壕里，必须在四天以后，才能跟敌人见面交锋。

【写作借鉴点：运用比喻修辞，表现了战士们希望马上能够痛击敌军的渴望。】这对于打惯了出击战的部队，在精神上是一种痛苦的折磨。

叫人振奋的消息终于来了。

在当天的夜晚，他们奉令进行第一次出击。

二排长陈连带着五班和六班，绕道堤西的田野前进，杨军的一个班，分成两个战斗小组，沿着河滩正面袭击敌人。在堤上一个独立的饭棚子跟前，他们发现了敌人，正要扑上去，敌人的汤姆枪却抢先开起火来，子弹从他们的头上掠过，穿入到河水里，发出嗤嗤的声音。金立忠一个快步，冲上河堤，机枪的两只爪子抓住一个被砍伐了枝干的杨树根子，随即喷出鲜红的火花，射出了密集的连续的子弹。一个班的敌人被打倒了三个，摔倒在堤边上，有一支汤姆枪，从死了的士兵手里，飞到离尸体五步以外的地方，继续把它肚里的几发子弹打完。没有死的敌人，就慌乱地回头狂奔，嘴里发出听不清字音的惨呼悲喊。**【阅读能力点：这几句表现了金立忠的勇猛以及敌人的狼狈，两相映照，形成鲜明对比。】**杨军、张华峰、秦守本他们追了上去，金立忠的火力跟在敌人的屁股上凶猛地追击着。副班长带的下半班，和排长陈连带的两个班，几乎同时包抄到敌人的前头，拦断了敌人的归路。敌人有的死在路上，有的惊魂丧胆地跳到淤河里去，淹死了。

二

两天以后，敌人终于攻到了涟水城下，杨军的一个班，只剩下五个人，副班长带的下半班，由于掩蔽部中了一颗100磅的炸弹，全部牺牲了，酱黄色的发着油光的泥土掩埋了他们。**【阅读能力点：战争的残酷，让人唏嘘不已。全部牺牲的战士，让我们痛恨敌人的丧心病狂。】**杨军的左肩，楔入了一块一寸多长的炮弹片。

他刚刚发觉自己受了伤，敌人步兵的第七次冲锋，到达了他们扼守着的战壕附近。来不及包扎伤口了，他和他班里仅有的四个战斗员，迎着敌人冲了出去。前进了一段之后，杨军凭借着单人掩体，忍着伤痛，把枪口对准着敌人射击。他看得清楚，他射出的子弹，穿进了正在向他面前奔来的士兵的肚腹，那个士兵的身材很高大，光秃着脑袋，手里拿着一支汤姆枪，在中弹之后，还向前跑了四五步，才抱着肚子倒下去。【阅读能力点：通过对一个敌军士兵的死亡过程的描述，突出了杨军的枪法之准。】这时候，杨军的头脑比坐在掩蔽部里要清醒得多，对他的射击的准确性充满以往所没有过的信心。“又是一个！”他的心头漾起了一种杀敌的快感。一个赤红脸高鼻头的敌人，在离他三十来米的地方，脑瓜掼倒在一棵树桩子上，血从嘴里喷吐出来。敌人的冲锋队形是密集的，真像是一窝狂蜂，低着头，弓着身子，看样子是受过最严格的训练，向前跑步冲锋的时候，竟还保持着先后层次，前头的总是跑在前头，后头的总是落在后头。大概是个军官，在杨军面前150米远的一道矮墙后面，不时地冒出头来，举着手里的驳壳枪，“砰砰叭叭”地射击着，嘴里大声喊叫：“冲！冲上去！不许回头！”在他督战的枪声和喊声下面，士兵们冲了几步，又伏下身子，头脸紧紧地贴到地面上，躲避着迎面射来的子弹，他们还不时地回过头去，看看后面的人跟着冲上来没有。【写作借鉴点：动作描写，表现了敌人对我军的畏惧，却又不得不前进的狼狈。】这样冲锋的阵势和速度，使得杨军能够从容地观察敌人，从人群中选择他的射击目标。

那个军官又把脑袋露到矮墙上面来，他连续打了十多发子弹，喝令扑在地面上的士兵们，爬起身来继续冲锋。杨军没有让这一眨眼的良好机会滑过，他扣了一下枪机，一粒子弹从枪口飞了出去，矮墙上那个军官的头，从此就不再冒露到矮墙上面来了。【阅读能力点：擒贼先擒王，杨军凭着自己的精准枪法，击中了敌人的军官。】全战壕的战士们，和出膛的子弹一样，猛然地飞蹦出去，完全忘却了上空的敌机正在号叫着扔下雨点般的炸弹，他们急风骤雨似的扑向了敌人。敌人从地面上慌张地爬起来，有的回头就跑，有的爬起来又扑倒下去，有的对着向他们反击的队伍颤抖着身子胡乱射击。杨军、张华峰冲在最前面，一口气冲到那道矮墙下面。

像前天夜晚那样的小出击，在杨军的战斗生活里，至少有过30次。敌人在八

个小时内进行了七次冲锋，在这第七次冲锋的时候，来一个凶猛的反冲锋，对于杨军却是当了五年战士的头一遭。【写作借鉴点：运用数字，突出了此次战役的特殊性。】他感到很痛快，也很新奇。“这样的战法很有味道。”他的心里，有这样的感觉。胜利的愉快压服了肩部创伤的疼痛，在矮墙附近，他又打死了向他扑来的敌人。

他终于瘫软下来。高速度的奔跑和伤口的流血过多，使他的肢体失去了支撑的力量，昏倒在矮墙底下。烫热的枪压在他的身上。他虽然还很清醒，但脸色已经苍白，呼吸也显得微弱起来，他缓缓地呻吟着，嘴里非常干涩，口唇不住地翕动，在强烈的阳光下面，他闭上眼睛躺在地上。【写作借鉴点：细节描写，表现了紧张战斗过后的杨军此时力不从心的身体状况。】大约过了不到一分钟，一股硝烟窜入到他的鼻腔里，他又张开沉重的眼皮。

淤河东岸的一个小庄子，落下了敌人的硫磺弹，房屋和草堆正在燃烧，浓烟随着风势吹拂过来。他想爬起身来，他从腰眼底下抽出麻木的右手，和他的臀部同时用力，按着坚硬的地面，紧紧地咬着牙关，把沉重的身体向上撑起，但是，他没有能够如愿，他又跌倒下去，仍旧躺在矮墙底下。【写作借鉴点：动作描写，表现了此时杨军的伤势之重。】喘息了一下，他摸着挂在腰皮带上的水壶，想喝一口水，用力摇晃一下，水壶轻得几乎没有分量了，水壶碰到枪杆子上，发着空洞的声音。“没有水了。”他喃喃地说道。他把贴在地面的头，歪向左右两边望望，没有什么动静，大炮不响了，枪声也很稀疏，除去在他的右前方淤河边横着一具敌军士兵的尸体以外，他几乎什么东西都没有看见。这时候，他突然感到孤独和不安。“我不行了吗？”他心里暗自地问着。稍隔一会儿，突然一阵枪声使他从迷蒙的状态里清醒过来。奔跑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他本能地爬了起来，全身生发起一股热力，好似一盆烈火在燃烧。他的眼前出现了在十几分钟以前看到过的那个敌人的形象。他确信没有看错，是脑袋冒到矮墙上面被他一枪击倒的那个军官。【阅读能力点：那个军官居然没有死！这让我们感到十分意外。】军官的手里握着崭新的快慢机，枪上的烤蓝一点没有磨退，耀着闪闪的光亮，军官的眼睛也在发光，血从头发丛里经过鼻子、嘴唇，流到他的脖子里。军官好似明白面前的这个人正是开枪把他击倒的射手，仇恨从他那发着紫色的眼珠

显露出来，他的一只手抓住矮墙的泥土，竭力地撑持着身体，一只手举起枪来，食指在枪机上连连抖动，朝着杨军射击。可是，没有一颗子弹射击出来。他焦急而又失望地靠在矮墙上，考虑着用别的什么手段重新对付他的对手。杨军在敌军军官举枪向他射击的时候，迅速地把身子向旁边闪让一下，不料一块砖头绊了他，他踉跄了两三步，才站稳了脚跟。他完全没有想到，在这个时候的这个地方，还会发生这样一场白刃战。杨军清楚地知道了对手的弱点，不是枪坏了，便是枪膛里没有了子弹。他停顿了一下，抱住他的枪托，举起闪光灼灼的刺刀，冲到矮墙的那一面，转过身子，拼力地朝着军官的胸口刺去，由于用力过度，他的两手抖动了一下，刺刀深深地插入到墙肚里去，刀锋侵入的地方，距离军官的臂膀大约还有二寸到三寸光景。杨军急得头上迸出了豆大的汗珠，正要从墙肚里拔出刺刀来，进行第二次刺杀，军官却颓然地倒了下去。【阅读能力点：这是两个体力不支的军人最后的较量。】杨军吃力地把刺刀从墙肚里拔了出来，头比先前晕眩得更加厉害，他的体力似乎已经消耗完了，瘫靠在矮墙上喘息着，好似刚才的敌军军官站立着的那个姿态一样。

追击敌人的秦守本在一个炮弹坑旁边跌了一跤，膝盖碰出了血，裤筒子卷到大腿上，伤处裹着纱布，攀着张华峰的肩膀，一拐一拐地走回到矮墙跟前。

他们扶着杨军回向阵地，在走了十多步以后，杨军突然停止下来，说道：“把那个军官弄来，他没有死！”

“家伙已经给我缴来了！”秦守本晃着崭新的快慢机说。

“把他弄来，是个军官，他还是活的！”杨军坚决地说。【阅读能力点：杨军的坚持，突出了他的谨慎。因为他知道，一个敌军军官给自己部队带来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。】

“不死，也快断气了！”秦守本还是不愿意回去。

“我去！”张华峰说着，跑回到矮墙那里去。

三

淤河的水，淤河两岸发着油光的黄土，高高的白杨，一棵老白果树，精心构

筑的守了八天八夜的战壕和掩蔽部，战士们含着眼泪和它们告别了！

战士张华峰、金立忠、秦守本和弹药手周凤山四个人，两天来，连续向北走了120里，仅仅在昨天的中午，倒在田野上的秫秸（高粱秆子）丛子旁边，为着躲避敌机的扫射，睡了三个钟头。【阅读能力点：为了躲避射击而睡了三个钟头，这对于张华峰他们是一种奢侈。】

秦守本感到十分疲劳，他的枪和米袋子全都压在张华峰的肩上，就这样，他还是走走歇歇，歇歇走走，随时随地都想歇息下来。本来，他是一个喜爱说话的人，这两天，在四个人里面，他却成了最沉默寡言（不声不响，很少说话）的一个。

从火线上撤退下来，他们一直保持着一种沉默状态，他们心里都有好多的话要向外倾吐，可是谁都不说什么。他们互相看看望望，头就不由地低下去，全班12个人，8个不在一起了，班长杨军被送到野战医院去了，其余的7个，为着神圣的革命事业，捐献了他们的生命。【阅读能力点：这次的战役，他们伤亡惨重。】他们的心头感到痛苦和悲凉，在这样的情形下面，谁要多说一句话，谁要对谁再有什么不满意，那就是罪过，他们四个人都有这种情绪。他们坐在那里，至少有20分钟，五辆牛车从石桥上滚了过去，那辆黑犍牛拉的掉了队的大车，也已缓缓地跟了上来；骡马过去了几十匹，他们却还是不走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说一声“走吧！”路边居民家的炊烟，引起了他们饥饿的感觉，张华峰摸摸身上两条空了半截的米袋，用他的眼睛向同志们问道：“我们也去烧饭吃吧？”秦守本站了起来，好似许多话并到了这一句话里，突然大声说道：“烧饭吃！肚子叫了！”

他们走进一个居民家里，把桌上的一小盆山芋茶，你一碗我一瓢，一股劲儿喝个精光。

他们又走了整整一夜，实在太疲劳了，左问右问始终没有问明他们部队的宿营地点。在拂晓的时候，便茫然地跟着一支马匹很多的队伍，进了一个很大的树木丛生房屋密集的村庄。

四

张华峰一觉睡到中午，直到太阳晒到他们睡觉的牛车棚子里，才似醒非醒地坐起来。睡得真美，将近20天里，只有这一觉算是睡得最满足的。他揉开眼睛以后，好似一颗子弹穿过他的身边一样，身子突然起了震动，心里簇起了一把皱纹。【阅读能力点：到底张华峰想到了什么，让他的反应如此异常？】睡在他脚头的金立忠和周凤山还在打鼾，睡在他身边的秦守本却不在了，一个对秦守本不信任的念头，在他的脑子里闪动了一下，但紧接着他又驱逐了那个念头，“他家在江南，不会走的。”他心里暗自地说。班长不在，他是班里除了班长杨军以外仅有的一一个共产党员，他的责任心要求他把和他在一起的三个战友照管好，至少，他要使他们三个人一路安全，返回到连队里。他在他们三个人的面前努力地约束自己，使他们三个人对他信任，但又不发生他以领导人自居的印象。可是，秦守本他们三个人出于对他的敬重，从班长杨军与他们分别以后，就把他看成是代理班长。防止惊醒睡在他脚头的人，张华峰把身上的毯子轻轻掀起，赤着脚走到车棚外面才穿上鞋子。“秦守本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”【阅读能力点：尽管张华峰一直让自己相信秦守本，但还是忍不住怀疑。】张华峰在车棚子前后走了一圈，没有；又走到水塘边上，也没有。于是他只好捧了水漱漱干苦的口，洗了脸，便又回到车棚子里，吸着烟，寻猎着秦守本的身影。

原来，秦守本在半小时以前，被一个什么突然的声响从梦里惊醒。醒后，他觉得口干，到住着队伍的居民家里找水喝，碰到了军司令部作战科长黄达，黄达和他谈了几句话以后，把他带走了。

秦守本惶惑地被带到一位高级首长那里，高级首长正在吃午饭，秦守本也就在那里饱啖了一顿。

“你们班里还有几个人？”听秦守本说了他所经历的战斗情况以后，高级首长问道。

“四个人。”秦守本回答说。

“四个什么人？”

“一个机枪手，一个弹药手，我跟张华峰，都是用步枪的。”

高级首长从桌子边走到秦守本跟前，用他那乌光逼人的眼睛，在秦守本的脸上和全身观察了一下。【阅读能力点：这应该是一个高级首长在打量一个陌生士兵时的习惯动作。】因为对方庄严的神态发出了一种威力，本来就有些紧张的秦守本，不由得向后移了半步。也在这个时候，他在对方的脸上和全身打量了一番。他想起仿佛两年多以前在江南的一个大山坡下面，听到这位首长讲过一次话，相貌，由于是在夜晚，他距离太远，没看清楚，记忆不起来了。可是，一种过人的洪亮的声音，却在他的脑子里留着至今还未磨灭的印象。秦守本刚到这个屋子的时候，忙着吃饭和回答问话，没来得及辨认和猜想这个首长到底是谁，现在，他作出了判断，这是他的军长。【阅读能力点：由此看出，秦守本是一个心思简单的人。】

秦守本觉得他和军长是彼此相识了。军长已经知道了他的名字，他感到特别高兴，几天来的沉闷和忧郁，消失了一大半。这个当儿，他在军长面前，完全像个孩子一样，生了粉刺的脸上，现出了淡淡的笑容。

“去弄饭给他们吃。吃过饭，把他们四个人都带到我这里来！”军长对站在一旁的作战科长黄达吩咐说。

黄达带着秦守本离开了军长的屋子。

军长的名字叫沈振新，是个中等身材的人，乌光闪闪的眼睛上面的两道浓眉，稍稍上竖，额头有些前迎，虽然在额头和眼角上已经显出几道浅淡的皱纹，却并没有减少他英武的神采。秦守本对他的问话的简单回答，勾起了他的什么心思，他紧紧地锁着眉头，在屋子里来回踱着，两手反剪在背后，手指头不住地互相弹击着。【阅读能力点：军长不自觉的动作，暗示了他此刻正在思考问题。】

涟水战役是两个战斗组成的。沈振新和他所统率的一个军的部队，是两次战斗的主角和主力。第一次，他的队伍担负阵地的正面作战，没有费多大气力，就把敌人打了回去，他和他的部队胜利了。第二次，也还是这个敌人——蒋介石的警卫军整编第74师。他的队伍的两翼增强了友邻部队，正面也加上了新生力量的配合，战斗却失败了，涟水城陷落到敌人手里。他自己的部队、友邻部队，都在仓促的情况下从火线上撤退下来。由于仓促，情形就显得有些混乱。像杨军的一个班吧，12个战斗兵，只剩下4个人，走了一百来里，还没有回到自己的连队。

里。【阅读能力点：根据秦守本的几个简单回答，军长却想到了整个部队的混乱，可见他想问题总是从全局出发，高瞻远瞩。】

秦守本跟作战科长黄达出了军长的门，便大三步小两步地跑向牛车棚子，离得老远，他就望着张华峰张开嗓子叫着：“这就好了！这就好了！”

不容张华峰张口，秦守本急促地说：“吃饭去！吃饭去！”

“你怎么这样高兴？”张华峰感到奇怪，大声问道。

“军长！军长喊我去了！问了我战场上的情况。”秦守本情绪激越地说。

“沈军长？这里住的军部？”张华峰站了起来，问道。

“是的！”

张华峰正在猜想着军长怎么知道他们在这里，又怎么把秦守本喊了去的，秦守本已经把还在呼呼大睡的金立忠和周凤山喊醒，说道：“起来！吃饭！”

“哪里来的饭吃？米袋子还在这里！”金立忠懵懵懂懂地问道。

秦守本发急起来，大呼大叫地说：“到军部去吃饭！军长叫我们四个人吃了饭，一齐到他那里去谈话！”

看到秦守本高兴的那股劲儿，张华峰他们相信真有这样的事了，便打好背包，带着枪支用具，走向作战科长黄达指点的地方去吃饭。

饭后，在军长的屋子里，坐着的和站着的好几个人。张华峰认识沈军长和军政治委员丁元善、参谋长朱斌。【阅读能力点：可见张华峰对上级领导还是有一定了解的，不像懵懂的秦守本。】谈话还是问答式的，回答问题的，主要是张华峰，问话的却是好几个人。当张华峰叙述到他们在反冲锋那阵子，捉回了一个半死半活的俘虏的时候，沈军长打断了张华峰的话，问道：“俘虏呢？”

“送到团部去了！”

“是个什么人？叫什么名字，知道吗？”

“是个营长，我看了他的符号。姓张，不记得名字。”

军长立刻问参谋长：“怎么没有报告？”【阅读能力点：军长遇到问题能直接抓住关键所在，其机警度可见一斑。】

“马上打电话去问！”参谋长朱斌命令黄达。黄达立即大步走了出去。

“真是昏了头！捉了个营长，三四天不报告！”沈振新的语调里带着几分恼

怒地说。

“这一仗打得不痛快。许多同志不肯撤下来，直到敌人到了面前，石连长、罗指导员还带头跟敌人拼了一阵。敌人靠的炮火猛烈，还有飞机轰炸。肉搏拼刺刀、近战，敌人害怕我们。……后来，我们撤退下来，真是乱，大白天，炮弹、炸弹像下冰雹一样，【写作借鉴点：运用比喻修辞，突出了战争的激烈和残酷。】我们班找不到排，排找不到连……”

张华峰还要接下去再说，政治委员丁元善止住了他。丁元善的心，被张华峰的话感动了，控制不住地微微颤动，他把视线移到另外三个战士的身上，他们也都低沉着脸，抱着枪默默地坐在那里。他从座位上走开两步，为着打破屋子里沉闷的气氛，用力地吸了一口烟，然后像是同什么人辩论似的，睁大眼睛对张华峰他们四个人说：“你们打得不错呀！缴了枪，又捉了俘虏官！杨军带花，同志们有些牺牲，你们心里难过，沈军长跟我也难过。难过有什么用？我们需要想办法消灭敌人！”【阅读能力点：丁元善这样说，是为了给他们以战斗的信心和力量。】

他的声音越说越响亮，臂膀不住地挥动，屋里所有人的注意力，全被吸引到他的身上。他继续说道：“同志们呀！你们又不是打头一次仗的新兵！蒋介石，是我们多年的‘老朋友’，怕他干什么？他是铜头铁胆刀枪不入？我才不信咧！”

张华峰、秦守本和其他许多人的嘴角边，全都挂上了笑意，丁元善自己也在这个时候发出了笑声。

黄达打完电话，气鼓鼓地回到这里来，边走边说：“真是岂有此理！在师部，是营长，不错。”

“他们问过没有？”参谋长问道。

“要不是打电话去，他们就准备把他丢了，说快要死了！他们还会去问？”黄达回答说。

“要他们马上送来，死了也得送个死的来！”沈振新命令说。

丁元善赶紧接着说：“我们派人把他抬来！跟一个医生去！能不死就不让他死掉！”【阅读能力点：由他们的话语，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个敌军营长的重视。】

